



丁字褲的禮物

1963年9月1日，我與卡斯瓦勒走到吉吉米特的家，希望一起去上學，展開我們學習華語的里程碑。這一天是我們人生拐彎的第一天，從達悟語拐彎到華語，所以我們希望在吉吉米特的家，三小男孩共同許願的小儀式，學習如同我們的父親站在船上高舉銀帽，帽口向海，祈求海神、黑翅飛魚神實現願望的儀式。

不料，吉吉米特正在哽咽流鼻涕的抱著涼臺柱腳，這是因為他沒有褲子穿，也不想穿丁字褲上學。他看見我們立刻嘎住哽咽的窘相，我與卡斯瓦勒穿著屁股破洞的短褲，那是中美合作的麵粉袋，媽媽把雙角剪裁的短褲，然後拿父親製作的麻繩繫在腰間。

「媽媽，麵粉袋在哪裡呢？」吉吉米特說。「在這裡！」原來他的母親已把麵粉袋裁成丁字褲，而不是短褲。卡斯瓦勒眼看吉吉米特就要哭的時候，說：「我們回去穿丁字褲。」就這樣在上學的第一天，我們穿著丁字褲，對我們來說，那是最自然不過的，也是我們平日的穿著。結果到了學校，同時期上學的男同學，有四、五位也穿丁字褲，這時才讓我們心安。

到了學校，學長依據校規要我們在教室前的國父遺像，以及當時的總統蔣公肖像行三鞠躬禮（我們以為，這個鞠躬的儀式是合理的），然後等著分班，等著升旗的典禮。

「這是什麼時代，穿丁字褲的小鬼站出來。」一位老師如此命令我們這些穿丁字褲的小孩站在同學們前面、校長後邊，舉行升旗典禮。

升旗典禮儀式之後，值週老師拿著椅子站上去，說：「這是什麼時代啊，同學們。居然還有人穿古時候的丁字褲上學……這是對我們國家的領導人，最大的不敬。對不對！對！穿丁字褲的同學把屁股給同學們看。」於是七位男同學向後轉把屁股給同學們看，彼時我相信我們的臀部絕對比那位老師的漂亮，而且膚色均勻又結實。

我們立正的排排站，那位老師重重的用椅子的板子，在我們美麗的臀部，ㄅ一ㄚ——ㄅ一ㄚ——每個人的屁股無辜的挨兩下鞭打。上學的第一天，穿丁字褲的禮物是臀部挨了兩下的鞭打。

皮肉的痛是瞬間的，然而這個「禮物」暴露了學校老師（漢族）一元化的標準，說不出合理的理由，也不從我們當時的環境時空思考，達悟人的傳統服飾，就是富有到只剩丁字褲。

我們從歷史展演的視角來論，殖民者永恆苛求被殖民者的眼球以跟他們一樣的標竿看世界，卻刻意忽視環境生態、人文生態的各自獨立存在的本質。

（選自夏曼·藍波安〈大海浮夢〉）

延伸思考問題

思考問題一：兩篇文章都在描述，當「文明」進入到部落後，孩子們的反應分別是如何看待的？而此「文明」又是如何給予回饋的？

思考問題二：瓦歷斯·諾幹在〈來到部落的文明〉描述中，將接受文明的孩子與部落的巴尚·達努做比較，兩者對於文明的態度各是如何？如果是你，會如何做選擇呢？

思考問題三：夏曼·藍波安在〈丁字褲的禮物〉描述中，達悟族孩子受到「文明」洗禮的震撼，如果不從當時的環境與時空作限制，以現在你是位老師的角度，看待這群第一天即穿著丁字褲上學的孩子，你會如何對待他們？

思考問題四：根據以上三題的深入思考之後，跟組員們討論一下，什麼才是真正的「文明」？它該如何呈現才是最好的？